



魯迅
短篇小說集

854
5.178

魯迅譯

短篇小說集



經售處

遠東書店

發行

1930. 10. 10 印

1930. 11. 8. 出版

1—3000

選	集	者	惟	夫
出	版	者	張學	淺
發	行	者	遠東書	店

每冊實洋八角

序

Agnes Smedley 作的 Chinese Poets of
Revolution 一文中說——

“在文學的保守主義者新月社及相反的革命旗幟的創造社中間，還有一個，人所共知的，並無組織的團體，他們標舉着個別的思想。最煊赫的代表者便是魯迅——周樹人的筆名——教授。他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一個中國短篇小說作家，他可以叫做柴霍甫時代的產物。就他個人論，也是俄國革命的前夕時代小說中的腳色。他曾翻譯了許多俄國的文學鉅著，介紹到中國來，但是他自己的作品，其影響於中國青年之

深，却遠在於他所贊稱的原著之上。

.....

魯迅現在是不執筆了。他揮着他消瘦的手，抵抗了新月派的攻擊，他說對方的領袖是紳士氣的消閑者。來到革命作家的所施的批評，便不是這樣容易的能够解圍了；這些作家，對於創造社有的是加入的，有的是傾向的，把魯迅罵作是一個隨歷史浮沉的人物，有時便攢入社會革命，有時又竄向反動。他是這樣的善感的，對於朋友或敵人的爭論又這樣的謙虛的和誠懇的，所以現在他的筆反倒冥頑不靈起來了。最近他激忿的呼着：『我們把青年解放了，青年却向着我們攻擊起來！』中國的青年也真覺得他們可以自由地去評論他們他們的釋放者了。但魯迅也向創造社反攻，他說：『你們，自己說是無產階級作者，但是不是；我却承認我是小資產階級。你冒充普羅實在騙人！』創造

社便嘲笑他的話；他們本來便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的；他們也承認，而且，常在他們的作品顯示着，但是縱然他們自己不是革命文學的作家，至少也是普羅文學的先驅者，而且他們對於自己的批評，也是很很嚴格的。他們已經有許多人，衝出了自己的階級基礎，歸入智識的

普羅之中。他們更解答地說這不是個人的偏好及志願的問題，實在是因為他們，也可以說是中國，捨社會革命之路外，實在走不通。因為要革命的有機的部；所以他們按着個人的能力及智識來創作。這便是他們的爭辯，表現着他們的信仰和感情。魯迅却想用三年的功夫來翻譯俄國現代的普羅文學，以維持他個人的立論；他說要擺出來給中國革命文學者看看：什麼是普羅文學！

上文說的很清楚，魯迅先生是自己走着一條路；不

過決是反動的路，雖然他常用『又開罪於革命文學家了。』的口調。他只是不同於他所開罪的革命文學家吧了。他不高聲喊着要作革命文學家，他不承認作革命文學家是這般容易；他曾引用 A. Lunachersky 的話說——

『你們要做革命文學，須先在革命的血管理流兩年，但也有例外，如綏拉比翁的兄弟們就雖流過了，却仍然顯着白癡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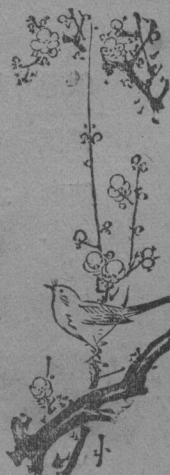
在這段話中，我們更可以看出他走的路不但要把俄國現在普羅文學擺出來給中國革命文學家看；同時他要指示出來的是浸在革命的血中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依然顯着白痴的微笑。

總之，魯迅先生是要把現在蘇俄的文壇展開在我們眼前：讓中國革命文學者看看什麼是普羅文學！而且，要大家知道，在革命期間的文學不是那般單調，不是像中國革命文學家所期望的那般單調。

目 錄

- | | |
|---------------|-------------|
| 在 沙 漠 上 | 俄國 萊阿夫●倫支 |
| 惡 魔 | 俄國 瑪克辛●戈理基 |
| 一篇很短的傳奇 | 俄國 迦爾洵 |
| 豎 琴 | 俄國 理定 |
| 果 樹 園 | 俄國 康士坦丁●斐定 |
| 貴 家 婦 女 | 俄國 淑雪兼珂 |
| 波 蘭 姑 娘 | 俄國 淑雪兼珂 |
| 農 夫 | 俄國 A●雅各武萊夫 |
| 青 湖 記 遊 | 俄國 尼古拉●確木努易 |
| 捕 獅 | 法國 查理路易●腓力普 |
| 食 人 人 種 的 話 | 法國 查理路易●腓力普 |
| 跋 司 珂 族 的 人 們 | 西班牙 比阿●巴羅哈 |

2 魯迅譯短篇小說集目錄





在 沙 漠 上

俄國 萊阿夫倫支作

夜晚，是在露營的周圍燒起火來，都睡在帳篷裏。一到早晨——飢餓的惡很很的人們，便又步向前走去了。人數非常之多。等於曠野之沙的雅各的苗裔——無限的以色列的人民，怎麼算得完呢。而且各人還帶着自己的家畜，孩子和女人。天熱得可怕。白天比夜間更可怕。言怎講呢，就因為在白天，明晃晃地洋溢着金色的滑澤的光，那不斷的光輝，似乎反而覺得比夜暗還要暗。

可怕而且無聊。此外一無可做——就單是走路。

不勝其光燒一般的倦怠和飢餓和空虛的憂鬱，吾要尋些事給粗指頭的毛氈的手來做，於是互相偷家具，偷皮革，偷女人，又互將那偷兒殺却。而又從此發生了報復，殺却那曾殺偷兒的人。沒有水，却流了許多血。在所向的遠方，是橫着流乳和蜜的國土。絕無可逃的地方。凡落後的，只好死掉。而以色列人，是向前的爬上去了。後面爬着沙漠的獸，前面爬着時光。

魂靈已經沒有。被太陽曬殺了。凡留下的，只是張着黑傘的強健的身體，吃喝的鬚髯如蝟的臉，單知道走路的腳，和殺生，割肉，在牀上擁抱女人的手罷了。在以色列人之上，站着大悲而耐苦，公平而好心的真的神——這是正如以色列族一樣，黑色而多鬚的神，是復讎者，也是殺戮者。在這神和以色列人之間，則夾着蔚藍的，無鬚的，滑澤，然而可怕的太空和爲聖靈所憑的摩西——他們的指導者

第六天的傍晚，總要吹起角笛來。於是以色列人便走向集會的幕屋（猶太的神殿）去，羣集於麻線和雜色毛繩織出的，大的天幕的面前。祭壇旁邊，站着黑色多鬚的祭司長亞倫，穿了高貴的披肩——叫着，哭着。在那周圍，是子和孫，黑臉多鬚的親屬利未族，穿了紫和紅的衣——叫着，哭着。穿着山羊皮裘的黑色多鬚的以色列人——餓且怕，但叫着，哭着。

此後是裁判了。高的壇上，走上聖靈所憑的摩西來。和神交談，而不能用以色列話來講的。在高壇上，他的身體團團回旋，從嘴裏是噴出白沫。而和這白沫一起，還發出莫名其妙，然而可怕的声音。以色列人怕得發抖，哭喊了，於是跪而求赦了。有罪者也懺悔，無罪者也懺悔。因為害怕了。已懺悔者，被擊以石。於是又向乳蜜噴流的處所，步步前進了。

角笛聲的時候——

——金銀銅，青紫紅等的毛繩，麻線，山羊毛，染紅的公羊皮，權皮，合歡樹，用於膏油和馥郁的香之類的香料，寶石——

——將這些東西，以色列人攜帶在手裏，跑向吹角的會幕去。於是亞倫，和他的子，孫，和親屬的利未族等，便收去這樣的貢獻。

沒有金，紫的織品，寶石這些的，便帶了盆，盤，碗，灌奠式用的水瓶，最好的香油，最好的葡萄和麵包——加了酵素的麵包和不加的麵包——和塗了香油的餅餌，羊，小牛，小羊這些去。

連香油，葡萄，家畜，器具都沒有的——就應該設殺。

四

已經沒有了走路之力的時候，沙烙脚底而太陽炙着脊梁的時候，不得不吃驢馬的肉而喝驢馬的尿的時候——那時候，以色列人到走摩西那里、哭着威

逼了。

『究竟是誰給我們吃肉，喝水的？我們還記得在埃及吃過的魚。也記得王瓜，甜瓜，葱，薤，大蒜。你要帶我們到那里去呢？流着乳和蜜的國土，究竟在那里呢？說是引導我們的你的神，究竟在那里呢？我們已經不願意害怕這樣的神了。我們要回埃及去了。』

以色列人的指導者，聖靈附體的摩西，在壇上打旋子。從那嘴裏，噴出白沫來，漏了莫名其妙，然而可怕的言語。哥哥亞倫披了紫和紅的衣，站在旁邊，威赫似的大叫。『將吐不平的去殺掉呀！』於是吐不平的，被殺掉了。

然而，假使以色列人還是不平，叫道『竟將我們帶出了埃及的地方還不够，且要在這樣的曠野中央殺掉麼？豈不是沒有帶到流乳和蜜的國土裏麼？豈不是沒有分給葡萄園和田地麼？我們不去了，不了，不去了！』呢——那時候，亞倫就向自己的親屬

利未族，說，『拔出劍來，通過人民中走罷！』於是利未族的人們拔出劍來，通過人民中，走了。而凡有站在當路的，都被殺掉。以色列人哭喊了。這爲什麼呢，就因爲摩西和神交談，而利未族是有劍的。

從此又離開露營，向着流乳和蜜的地方前進。這樣，年歲正如以色列人，慢慢地爬，以色列人正如年歲，慢慢地爬去了。

五

途中倘或遇見別的種族和人民，便殺了那種族和人民。完全是野獸似的，貪婪地撕碎了。撕碎了又前進。從後面爬來着沙漠的獸，恰如以色列人一樣，貪婪地撕吃了被殺的人民的殘餘。

以東族，摩押族，巴珊族，亞摩利族等，都被蹂躪於沙礫裏了。寶桌被毀，祭壇被拆，聖木被砍倒。更沒有一個生存的人。財寶，家畜，女人，都被掠奪去了。女人夜裏被玩弄，一到早晨，就被殺掉